

年

卷

期

15

16

第

第

小說世界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雜誌

第十五卷
第十六期
(第二二二號)

The Story World

Vol. XV No. 16 (222)

April 15, 1927 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上海小說世界社發行

成功捷徑

以有限的金錢時間
博畢生受用的知能

本社創辦已十三年成績昭著來學者多能於最短時間收美的效果所以本社是一般有志上進而不能入校讀書者到成功的一條捷徑

本社現設五科均可隨時報名加入



講義完善

本社講義均由通儒專家分科訂取主編內容豐富詳盡遠近馳名非淺人越及外人之謀者所製代謀者所

改卷精當

批改迅速精當尤速利因勢利導至細按復按之效通

學費低廉

本社以補助教員為懷編印一切之費而取廉力求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英文科

本科分四級最近第三級加授「商業地理大綱」略識英文者即可加入第一級四級讀完時即能讀寫如意選科分九門為有志專修一二門者而設

國文科

分初高中三級每級一年畢業教材分課本講義兩種熟練操作應用文字之技能灌輸國文學上必要之知識答案及作文均詳細評改

國語科

由國語專家擔任教授科目完備最近更加授方言校正國語詞類連書兩科並給與學員以當面校正讀音之機會尤切實用

算學科

設「算術」「代數」「實用幾何三角」三級講義用淺顯英文編輯難解字句及專門術語皆附漢文註釋凡欲投學校以及從事於商業計算與物理工程等學術技能者均可入社肄業

商業科

預科及專門科兩部業已開辦關於原理技術管理諸門無不具備並聘請商業專家担任教授講義用簡明英文編成程度與大學相當取材適合國情俾能養成中國新商業之高級人才

▷ 報名及簡章處 • 上海及各省市商務印書館 ◁

編者的報告

彭一鳴君。託代徵小說世界第十五卷一二三期各一冊。如有願割讓者。請寄廣州西關蓬萊街六十八號彭一鳴收。酬郵票二十分。後至者原件寄還。

雲南李雪哲先生鑒。你的來信。已收到了。關於「三角形和直線」的事。已得到呂伯攸先生的回信。並將原信由郵局寄上。諒可收到。至於你說小說世界收到太遲。這也不能單獨責備本社。因為從上海寄到雲南。無論如何。離開出版日期總是很久的。這一層請你原諒。但本社也當趕緊編印。不要脫期。以副愛讀者的盛意。

編者接到讀者的來函。很多很多。本想一一答復。奈因時間關係。無法徧答。覺得十分抱歉。除必要答

復的專函答復而外。其他或在本欄答復。但恐有遺漏未復的。特此道歉。請讀者原鑒。是幸。本期所登的桃太郎。爲日本五大傳說之一。在日本是無人不知的民間故事。今五大傳說。均經查士元君譯出。從本期起。開始登載。

□ 小說世界 第十五卷 第十六期 目錄 □

□ 圖畫 □

唐人小說中聶隱娘之小像

彭城縣之廢塔(一)

彭城縣之廢塔(二)

□ 文字 □

編者的告報.....編者

失業.....呂伯攸

小通信(補白).....編者

同情淚.....唐小圃譯

昨夢……………陳琴廬

春潮(補白)……………獨繭生

倩天霹靂(續)(完)……………程小青

朱買臣休妻年歲(補白)……………張味蘋

名家書牘(補白)……………張味蘋

桃太郎(日本五大傳說之一)……………查士元譯

隔壁(補白)……………胡謫凡

小說枝談(續)……………蔣瑞藻

韓柳歐蘇文之淵源……………胡寄塵

他與她(長篇小說)(續)……………羅琛女士

益補補紅醫士韋購速強孫則有強自
體精丸色生大廉服爲壯必兒力健身

各處曾經治愈千萬之患以下各症者均有確實
薄氣衰經治愈千之患以下各症者均有確實
療治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
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製造確係美國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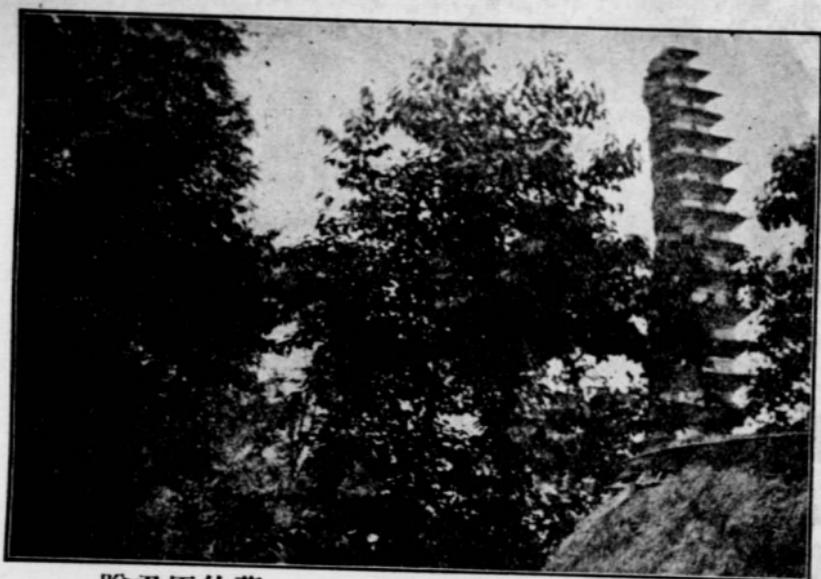
此等重中之事實會否深印於閣下之腦海中何者
定律恍似明天之日出萬無改移之理有強健之
母必得軟弱之子孫亦爲勢所必然乃理所當然
爲彰明昭著者也此等男子其所生之兒童總多
誤不早施以救治每至釀成百體失序困苦纏綿
遺精一症即須速服韋廉士大士對自
紅漢口余應免其影及于康健
北份余君來兩云鄙人素患
一遺精之症因疲憊不堪作
虧亦乏精神矣遍服中西醫
事一亦嗣後再服之不見效
效故耶堂各報刊載不取
何生紅藥購服及試服至十
醫即向遺精之症全愈至十
人竟將一遺精之症全愈至十
後亦頗充足且復身體日強壯
神亦稱奇神驗之至漸加誠
拍案稱奇神驗之至漸加誠
天生馳名補虛聖藥也且大
生紅丸非但可治遺精且大
據寄來也即如瘋濕骨痛血
一號因血虧所致各症均可
六士廉士醫局之出品在國
韋廉士醫局之出品在國

路及證生天拍神有後人醫何效事虧一北紅遺
六一切因血虧所致各症均可
士廉士醫局之出品在國
韋廉士醫局之出品在國

441(1)

唐人小說中聶隱娘之小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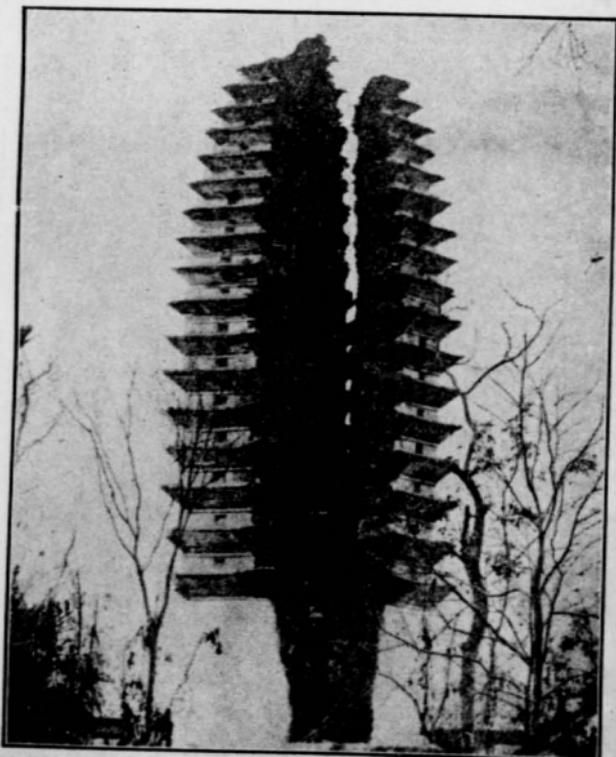




贈君臣佐黃

(一)塔廢之縣城彭

彭城縣之廢塔(二)



黃佐臣君贈

此塔在江蘇彭城縣北門外龍興寺前。梁武帝大同二年建。高十丈。圯東北一角。只存三面。歷久如故。(據彭城縣志)至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忽又圯二面。僅存一角耳。上圖(一)爲僅存一面之影。(二)爲僅存三面之影。



失業

呂伯攸

我失業已五個月了，在這種勢利的社會中，像我這樣的傻小子，非但謀不到一些事做，祇要人家看到我身上的一件襤褸破大褂，就不屑再和我講一句話了。——這是當然的事，「窮」彷彿就是一種烈性的細菌，誰能不急急地避開去，讓他傳染到自己身上來呢！

在這五個月中，我曾到過不少的親友家裏；第一次我去的，記得是飛架橋何宅。他們一向因為我們的祖父，曾經幫助他們創造了一番事業，而且，又知道我在S地，正在當着甚麼科員，掙到五六十元的月薪；所以，對於我是一向竭力恭維的。

可是，這一次失業歸來，卻大不相同了。雖則，當我到他們家裏時，茶呀，煙呀……還是照舊地接

續遞過來。一切都照舊，祇是他們往日那種殷勤的笑容，卻早已跟着我的職業，一起溜跑了。

「你回來了好幾天了罷？」那位老世伯冰冷地敷衍了一句，一邊還是吸着他的水煙。

「是，我回來了好幾天了！」

「哦，那個位置不是很好嗎，怎麼弄丟了？」

「委員換了，他自然有他夾袋中的人，我們怎能站得住呢！」

「那決不會罷，祇要你平日辦事勤謹，誰願意多一番更動呢！你不聽見我，在這裏公署裏幹了十多年了，無論誰來，都沒有掉動！」老世伯一邊吹出了一口水煙，又說，「雖然，你們年青人太不知道世故了，對於上司，第一要恭順，譬如他說人是三條腿的，你就是明知道是兩條，也祇能依着他說是三條……你們少年人不識世故，唉，可惜！」

是的，我真的太不識世故了；我不能矇蔽了良心，戴上了假面具，去跪在那些大人先生面前求飯吃，這的確是我的過錯的，確是我應該失業的證據。

我在這冰冷冷的環境裏，停留了兩點鐘了，肚裏雖然在叫飢餓，但是，我的驕傲的心，總不能容

忍我厚了臉皮，拿起何老世伯家的紅花飯碗來；於是，我便託故走了出來——啊，老世伯，你的這一篇大教訓，我是已當做了一本酬世錦囊，敬領受了！

走出了何家，又到那裏去呢？我頓時記起了母親的囑咐，她本來是要我去訪問二舅父的，我何妨就轉到東街上去呢！

母親曾幾次向我勸告，她說，「舅父倒底是自家人，他現在又是兼着三個濶差，要是託他謀一些事，也許總不難罷！」至於，我之所以遲遲不去，反轉到何老世伯家裏，就因為何家平日待我很好，而舅父卻歡喜倚老買老地教訓人。現在，何家已經受了異樣的待遇了，在我得意的時候，尚且似是而非的舅父，不會更使我難堪嗎？——我走在路上，早有些惴惴了。

我越是想延挨，事實卻越是不能這樣聽命；不久，終於到了舅父家的客廳裏。

當我走進大門時，一瞧見了那司關人的板也似的面孔，就有些驚惶了；祇因是母親的期待，我又怎敢退回去呢！我祇得裝做一個沒有知覺的動物，一直闖了進去。

「請坐，請坐！你幾時回來的……」舅母淡淡地接着。

「不要客氣，我是昨天回來的！」

「怎麼，你的洋裝不穿了嗎？」她向我的破大褂上盯了一眼。

「是的，舅父可在家嗎？」

「舅父這幾天儘忙呢，早晨到東車站去接參謀長了，大約就要回來了罷！」她說着，又對那小丫頭說，「——春紅，拿枝香煙來給D少爺！」

我是知道他家待客的情形：一二等的客，自然是要抽老美女或茄立克的，三等客，便給他抽前門或長城，至於那些無關緊要的起碼客，那便祇配抽那藍蝶牌了。他家的婢僕們是經過訓練的，當然應付得一點也不會錯。

我想：我每次抽的是茄立克，這一次或許總不會立刻就降了級罷！但是，事實是即刻現在眼前了，遞到我手中的，的確是一枝煙絲黑黑的藍蝶牌。

失業了，降級了，連一個幼年的婢女，都能豁然領悟，何況比她多吃幾年飯的人！我回憶起上一次回鄉，大搖大擺地在舅父書室裏狂抽茄立克，瞧着那兩個來求事做的客，祇配抽藍蝶牌的下等

客而驕傲的時候，我又不得不暗暗地懺悔了。不相識的客啊，請你恕我，我是僭妄了。

「D，你坐一會罷！我還要監督趙成衣，裁製一件水雲緞的馬甲呢！」舅母站起來說。

「不要緊，舅母，請便罷！」

汽車的喇叭，像牛吼一般在門口響了，接着，那八字鬚，紫面皮的舅父，已經威風凜凜地走了進來。今天，他也許是特地爲了迎接參謀長，而且在督辦署裏，兼着一個庶務處長的緣故，所以他雖不是軍人，也換上了全副顯明的軍衣，滿身是金的，黃的，紅的，……耀得人眼睛多花了。更加上他那偉大的身軀，配着那腰間的指揮刀，腳上的黑漆長統靴，雖然他被鴉片燒枯了的身體，未必真能上得戰場，可是，我已覺得自己的渺小了。

「啊，舅父！」我很恭敬地向他行了一個禮。

「哦，你來了一會了罷！」

「……………」

我正想答話，他早已轉到樓上去了。大約過了一點多鐘，桌子上已經大魚大肉地擺滿了，他纔

換了常服，踱下樓來。

在吃飯的當兒，他便開始談話了。

「怎麼你有了好好的事不去幹，弄得這樣糟！」他一邊在嘴裏裝進了一塊火腿，一邊說。

「不，委員換了……」

「這是甚麼話，委員換了，科員就用不着了嗎？」舅父皺着眉，瞪了我一眼。

「新委員我不認識……」

「不認識，你不能想法子去認識嗎？你的手腕，怎麼這樣地麻木！難道你連送些禮物，巴結上司的方法都不知道嗎？」他接連划了兩口飯，吃了兩大塊雞肉，「這樣，怎能在外邊吃飯！」

「D，不是我也說你，你有些地方的確太不知道世故了！即如你這一次回來，也應該帶些東西送送親友們，怎麼你一點也不知道！——嘻嘻，不是我多嘴呢！」舅母裝出笑容，向我說。

我現在又受了兩個教訓了，我以後如有機會謀到了事，當緊緊地記着，大約總不難「取青紫如拾芥」了罷！

午飯以後，舅父便吸着雪茄，躺在安樂椅中，自管自地翻閱報紙；剩我一個人來回地在書室中踱着，真有許多說不出的難受。因為：走罷我的來意還沒有向他述明，留着罷這種冷酷的待遇，實在使我寒心。

我幾次想開口，幾次都被他那兩撇威風凜凜的威廉鬚，將我那預備好的言詞嚇跑了。忍耐着，忍耐着，一直等他把報紙翻完了，於是，我那「要生活」的魔鬼，終於逼着我，毫無頭緒地向他開談了。

「舅父，我現在是失業了……」我吞吐着說。

「失業了，誰叫你這樣不知道人情世故好的，這也是給你的教訓！」舅父放下了報紙，很不快地說。

「祇是，舅父……」我很膽怯地，停頓了一下，纔鼓着十二分的勇氣接着說，「舅父可能替我介紹一個位置？」

「哼，位置，有這樣容易嗎！」他徐徐地噴出了一口煙，「現在謀事，誰不是先化運動費，或是有相當的資格像你，哼——你瞧子白從東洋工業大學堂畢業回來，現在還不是在教育廳裏當了一

個書記！

舅父一邊說，一邊打了幾個呵欠；接着就叫春紅替他預備鴉片煙具。我卻霎時又記起那子白了。

夏子白，不是舅父的表內姪嗎？的確的，我一到家裏，母親就告訴我，「子白已在兩個月前，從日本的某一個實業學校畢業回來了，身上穿着漂亮的洋服，滿口嚷着『實業救國』，神氣十足。誰知他這樣沒用，第一天到本地的商業學校去上課，就給學生們轟跑了。後來，幸喜那商業學校校長，和他是前後同學關係，便替他在教育廳裏找了一個書記位置，月薪祇有十四塊大洋！」

我聽了舅父的話，更相信謀事的煩難。子白雖然祇有十四元月薪，但是我呢？現在卻連十四個銅子都沒有地方去找；而且，既沒有甚麼留學生的頭銜，又沒有當中學校長的同學，更沒有……我一一地在腦中打量着，我覺得在眼前的，祇有失望。

「啊，父親啊，我那遠在他方謀食的父親啊！你既然生了我，爲甚麼不替我預備一筆買文憑的經費呢？更爲甚麼不預先教導我一種圓滑的手段，使我足以去搶飯吃呢？——現在，我失業歸來，此

後還不是增加了你一重負擔！父親啊，你真傻……」我獨自個在舅父的書室裏思念着，祇有樓上沙沙地抽煙聲，彷彿在嘆息我這不幸的身世。

我連向舅父告別的勇氣都沒有，我偷偷地溜出了大門，一直跑回家裏——幸喜是偷偷地，否則，給那門口的緊毛獅子狗警見了，不會趕上來咬我幾口嗎？

五個月了，失業已經五個月了，一家家的親友都跑過了，所得着的結果，還不過祇有同樣的冷酷和譏刺；這當然也很難怪他們，在我得意的時候，他們每個人心中所含着的嫉妬，要是不在這時報復，更待何時！

我絕望了，在我每夜的牀上，祇溫着那「離開故鄉」的夢！

有一天，我正在寫信給舊時的同事，堆砌了許多「……比維……爲無量頌……」一類的話，用了十二分的卑詞，想懇求他們找一個位置。忽然，外面的破板門推動了，進來的，便是舅父家裏的汽車夫增福；他趑到我的面前，很傲慢地丟了一封信給我，我忙拆開來瞧着：

「有事接洽，速來D甥：舅字。」

這是舅父的親筆，難道那天我不別而行，他因此見了氣，叫我去訓戒嗎？呵，糟了，我怎能再去看他那可怕的面目呢！我一時像失了魂魄一般地，連忙收拾了信紙，跟着汽車夫同走。

到了舅父家裏，我的心裏還有些惶恐不寧，一直等那小丫頭遞過一枝前門牌香煙來，我纔知道又升級了，我纔放了些心。

舅父出來了，他老人家倒也不像前一次那麼冷酷，我照例向他行過了禮，他笑着道：

「你的事，我一直在替你留心！可是，你學的是師範，別的事又做不來，我正十分地躊躇！」

「是，是，舅父的好意，十分感激！」我暗暗地想，畢竟舅父是自己人。

「現在，子白是要回故鄉去當縣視學了，——是廳長介紹的，你瞧，他的本領，不是比你高十倍——我就替你說項，將他那書記的職務，讓你去接替。不過，薪水卻祇有十四元，你願意幹嗎？」

「是，是，舅父的好意，十分感激！」

「那末，你下星期就去接手罷！」舅父沈思了一會接着道，「不過，子白會在我這裏虧空了四十塊錢……」

「哦，四十塊錢！」我不知道他命意所在，順着說。

「這四十塊錢，他曾和我約定，要在接替人的薪水裏照扣的！」

「怎樣扣法呢？」我拚着勇氣，問了一句。

「扣嗎？就是每月從你的薪水裏，扣出六塊錢來替他還債，一直到四十塊錢還清爲止！」

「十四塊，哦，六塊，那末，我祇能到手八塊錢了！」

「對呀，你願不願，立刻就決定了罷！——老實說，要想謀這位置的人多着呢，不過，我既不能讓他漂了帳去，他也不能把位置白白地讓人！」

「願意，那有甚麼不願意呢！況且，舅父的好意……」我裝着笑容說，心裏卻終有些不願意。但是，轉念一想，雪白地八塊錢，不是足夠做一件新棉袍嗎？幹幹幹，決計幹一下再說。

我進了教育廳了，忙忙碌碌地抄寫了一個月，總算挨到了發薪的日子，十四塊大洋便到了手。可是，轉眼廚房來討飯錢了，首先便減去了六塊，更還了隔壁老王的兩塊錢欠帳——這是我向他借了做每天的車錢的——所留下的，卻巧替子白還了舅父的債。——僥僥，倖倖，總算還沒有燒了

手。(註)

(註) 我們家鄉的方言，是錢用出頭的意思。

這樣又過去了七個月，子白的債，漸漸地已還清了。我正希望着，下個月可以多一些收入了，不料消息傳來，教育廳長卻和省長發生了意見，已經提出辭職書了，我們當然都連帶去職；於是，我又失業了。

(完)

小通信

(編者)

高郵通信社王竹溪先生來信云。小說枝談中所列之小說。大半坊間罕有出售。茲列僕最傾心之數種。(荆釵記。邯鄲夢。紫釵記。繡襦記。玉玦記。焚香記。金雀記。題紅記。)請示出版處。以便直接函購。閱。編者按。此數種大概都是木刻本。沒有固定的發售處。只好向各舊書舖去尋。今將原信刊載於此。或者就請小說枝談的作者蔣孟潔先生答復。如何。



美製



各處大藥房百
貨店均有出售

皮膚常清潔
皮膚有滋養

皮膚雪白

面目團團

欲保持其可愛
之顏色 可愛
之皮膚 當常
用棕欖香皂
因棕欖香皂
有清潔而兼滋
養皮膚之能力
則發育自速
則顏色自佳

上海四川
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啓

困 難 之 時

語云殷憂啓聖。是謂人在困難之時。更可激發其志氣。以趨前進之途。其視平時更爲有益。譬如儲蓄一端。愈當困難之時。愈不可少。故其志愈當堅定。其中關鍵。祇在擇儲蓄機關中。穩固可靠。而有確實之憑證者。則儲蓄之後。自然於人困難之境。大有裨益。本會保障儲款之準備金。已達一千七百八十餘萬。卽此一端。穩固可靠。已可概見。凡在今日而能深知儲蓄爲不可少者。請速來入會。此佈。

上海法租界多亞路七號

萬 國 儲 蓄 會 啓

詳 章 函 索 卽 寄



同情淚

(日本岩下小葉著)

唐小圃譯

一個侍女，伴着幾位小姐，在廳房裏，對着窗外的月亮，說道：「啊！今晚的月亮，真好啊！但是這麼開着窗戶，恐怕冷罷？小姐們的貴體，是要緊的，倘若受了感冒，到那時，可有什麼話對太太說呢？我們把窗戶關上罷啊！我關這扇窗戶，德小姐！你關那扇窗戶！哀呀！一關了窗戶，房中就黑暗的很啦！德小姐你不冷嗎；不妨事嗎？」

我每當與小姐們這麼閒談的時候，不由得就要想起我那寄身他處的妹妹來，這實在是無法呀！

「你也有妹妹麼？」一位小姐這麼問她。

「啊！你問我有妹妹麼？是的，是的，自然是有啊！她今年正是十五歲，大約與貞小姐同歲罷？喂！貞小姐！你不是十五歲嗎？我的妹妹，也是又圓又

白的小臉，非常的像貞小姐喲！但是我的妹妹，可沒有小姐們這樣的幸福啊！從小的時候，就度那可憐的歲月，她的名字，雖叫春江，可是她的心裏，永遠和冬天一樣啊！

我的父親，是個軍人，然而在軍人之中，像我父親那樣倒霉的，恐怕再也沒有了。在七八年以前，正當日俄戰爭開始的時候，他老人家忽然受了感冒，漸漸加重，到末了竟至臥牀不起。他的同僚，和他的部下，因為出征，全都帶着驕矜的神色，來和他告別，在這個時候，他老人家祇能空握着兩個拳頭，這是何等的憾事啊！

開戰以後，雖然連戰連勝，然而我父親的病，

却是日見沉重。就這麼纏綿着，漸漸到了第二年的十月，他一邊聽着從火車窗裏溢出的凱歌，一邊流着絕望的殘淚，就在那松青明石之濱，逝世去了。

春江不幸的生涯，就從此開幕了。

軍人的性質，照例是不儲蓄金錢的。我父親既是軍人，當然也是如此；所以當我父親去世以後，連一文的儲蓄都沒有。在那個時候，我母親攜着三個孩子，來到東京，三個孩子之中，以我為最大，然也不過十七歲而已。我們住在東京，專仰賴父親身後的那一點兒恩俸，所以不能不度那貧苦的生活。

我們三個孩子，最年長的是我，其次是弟弟，妹妹春江最幼。我母親特別的偏愛春江，她老人家嘗說：「我不論穿什麼不潔的衣服，喫什麼粗糙的飯食，但是總要使春江保住以前的享用。」我母親時常這樣說，幾乎成了口頭禪。我們就在這貧苦之中，像作夢似的，過了三年的歲月；春江便到了十一歲了。

我們來到東京以後，不久，我就得到母親的允許，去學繪畫；因為我於繪畫一道，是最歡喜的。我們的家，是在麴町；繪畫先生的家，是在牛込。我每天從先生的家中回家，必是急急忙忙的，走那將近黃昏的道路；因為我的弟弟和妹妹，每

到我將回家的時候，總是立在門前，等着我呀！一天，我從先生的家中回來，也不知是什麼緣故，弟弟和妹妹，全都沒在門前。我嘩啦啦的開了街門，並且說道：「我回來啦！」我雖然這麼說，也不見一個人跑出來迎我。我心中想道：「今天家中的景象，和往日不同啊！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心中一邊猜想着，一邊推開房門，走進去一看，此刻房中，雖然黑暗，並且沒點着燈，然而我已經看見母親和弟弟妹妹了。母親是在被褥裏蜷伏着，弟弟妹妹是在枕頭旁邊呆呆的坐着。我看了，不由得喫了一驚，先把手中攜帶的物件，拋在房中，隨後從壁櫥裏，取出洋燈來，急忙的點上，此刻母

親用被褥蒙着頭，正在苦苦的呻吟，原來她老人家忽然病了。我於是先把飯食取出來，分給弟弟妹妹每人一份；分完了，便跑到附近地方，去請醫生。

醫生診察一番，立時斷定母親的病，確是傷寒病。我一聽說是傷寒病，幾乎把我嚇死，既是傷寒病，不論如何，是不能不入病院的。母親入病院，我當然隨着入病院，以便服侍；但是家中，祇剩下一個十四歲的弟弟，一個十一歲的妹妹，無人照管，想求一位親切篤實，可以同他們作伴的，連一個人都沒有。我在這一天的夜裏，坐在母親的枕邊，急得要哭，可是不敢哭。前思，後想想，連一會

兒都沒睡，天就亮了。

到了第二天早晨，急急忙忙的送母親入了病院。我是從早晨到夜晚十點鐘，必須在病院裏，看護母親；家裏祇剩弟弟和妹妹兩個小孩子，試想他們是何等的孤寂，何等的可悲呀！

我和弟妹三個人，雖然誠心祈禱，祇求母親的病早癒一天，然而沒有效驗。母親入了病院，剛的五天，便拋下我們，到那世去了。母親在將死之前，極想與春江見一面，勉強等待，真是焦急異常。及至他們兄妹二人，跑到病牀之前，母親冰冷的嘴唇，已經嚴嚴的閉住，噤不能聲了。我們遇到這樣異常的事體，一時雖欲痛哭，都哭不出來，那

一天的夜裏，就在死人室中，守了一夜。次日的早晨，把母親的屍體，安放在棺材裏，唧噥，唧噥的釘上棺材蓋。我覺着沒有比這種鐵槌的聲音再悽慘的了，直到現今，彷彿這種聲音，還在我耳中存留着呢！

那一天，從早晨就下起雨來了。慢慢預備完畢，我們三個人，便護送着母親的靈柩，出了病院的門，一直向火葬場而去。及至我們離了東京的街市，那雨勢便漸漸的大了。我一隻手持着雨傘，一隻手攜着春江，跟在衆人的後邊，冒雨前進。那時我的心中，是什麼樣子，我每一想起來，就不得要流淚呀！

在火葬場焚化以後，我們便循着舊路往回走。那時我們的身體，已被那昏暮的淒涼，和悲慘的景色所籠罩。道路的兩旁，排列着稀疏的榛樹，被冷風吹得颯颯作響，那被雨沾濕的枯葉，便飄飄飄飄的落在我持着的傘上了。行在中途，偶然回頭一看，祇見火葬場的白煙，在那綿綿不住的雨中，緩慢無力的向天空上昇。我心中想道：「啊！我母親的身體，已經化爲白煙，高高的昇天去了。唉！天神哪！我求你也就使我同母親一樣，拋棄塵世一切的悲哀，在你的身旁，安安穩穩的長睡不醒；怎麼樣？你允許我嗎？」我一旁走着，一邊默默的新禱；此時同行的衆人，也像約定了似的，全都

是默默無言。春江牽着我的左手，轉回頭去，用她的淚眼，望着無力的白煙，忽然喊叫道：「姐姐！我不走啦！我不回家去啦！」衆人見她不走，便用種種方法勸她，騙她，但是她總是不聽，一味的哭着，立在中途不動。我在那時的困難，可謂達到極點了。那時我想她既是不肯走，索性我帶着她折回火葬場，就守着母親的白煙，痛哭一夜罷。

幸爾這個當兒，春江被人勸動，又向前走，衆人一見，這纔放心。唉！祇有我和弟妹，一共三人，此外連一個可倚賴的人也沒有。及至我們回到趙叮的家中，天已經黑了。開了街門的鎖，走到房裏，便一同摸索火柴，結局被春江摸着了。她拿着火

柴，一連劃了幾次，始終也沒劃着。我在這黑暗之中，焦燥不堪，不由得氣忿忿的叱道：「請你快些罷！」春江一聽，立刻把火柴一拋，「媽呀，」「媽呀，」哭起來了。我見她伏在地上，哭着母親，便連忙把她扶起。她此後不論到了何時，總是坐在那裏哭泣。

自此以後，春江的目中，就像有了淚泉了。她經過種種的困苦，她現時雖在旁處傭工，然她每日每夜，我敢斷定，必然還是哭父親哭母親哪！

侍女說到此處，見小姐們都哭了，便驚慌起來。連忙說道：「呀！怎麼都哭啦？求小姐們饒恕我，不該說這可悲的故事啊！」

昨夢

陳琴廬

亭亭：

什麼是人生不可避免的悲哀呢？「死」嗎？不是！我以為第一是親愛的姊妹們出嫁罷！

照說，人生聚散，飄忽無常，原沒有什麼繫戀的。何況你此去非遠，又復得所依歸，以後盡婦職，盡母職，盡做人的一切職，正是你家父母刻刻盼望刻刻在念的，你更不得不循例去「我行我素」，向人生不可避免的途徑上謀生活。我果何所為要寫這封無聊的書札兒，來亂你的心曲呢？

唉！亭亭！秋宵夜坐，清興方濃的當兒，忽動舊思，惹起不絕如縷的悲哀情緒。昨兒的夢境，便是今日的詩境。待我一度理煩惱之絲，細味味兒時的真情。向當時同為身受的你，零零碎碎底敘述出來，只怕你一讀為之嫣然，再讀為之悄然，三讀將不止於潸然泣下哩！

五六年作客在外，沒有到金山湖傍——你的母家我的外婆家——看湖山舊景的機會。祇從親愛的母親和舅舅與你的函件上，微微領略一些半明半暗的跡象。

你的影子，要不是那年在韓家渡上匆匆的一晤，現在早已就忘得乾乾淨淨了。不是嗎，白石嶼，長河若帶，明鏡似的波面上，着了一葉扁舟，你和幾個同學結伴離鄉，都坐在從西岸渡到東岸的渡船上。不是我早到一步，就要眼巴巴望你們開到對河去，那可不把我懊惱死了嗎！因為稍耽時刻還不要緊，只是數年不見的亭亭，見了終失之交臂，不及一談，真正是大可痛惜了。所以我高聲呼喚着「慢開！慢開！」擺渡的人，纔停了一停，這一停實是人生不可多得的機會啊。

剎那間的會晤，在擊楫聲中，略敘別懷，語雖不多，但如涼水之點點入心，至今還歷歷在憶，往日之沁如涼水者，已熨之成溫矣。

你那時的模樣，迥不是兒時的亭亭了。兒時的亭亭，是爛漫的；渡船上的亭亭，是整嚴的，受文化的洗禮後，更帶一種瀟灑的風味。驟見之下，真令我意料不到，那就是我所敬畏的亭亭。倘不是你兒時的面龐未變改，使我依稀還能辨識；加之你注視我十分認真，幾乎欲脫口喚我「馨兒」小名

的神情，我可萬不敢向你招呼，貿貿然脫帽致敬了。你的同伴，詫異我麼？別後她們曾和你絮絮詰問麼？

「亭亭！人生有什麼意味！渡頭一別，又是三年。這三年中，你棄了前途，去做人家的新媳婦，我也棄了前途，去做人家的小屬員。况味不同，淒涼的况味則一；地位不同，拂意的心境還是一般。」

「不願意奔走的道路，硬要人去奔走。去奔走的人，固然無味，默默中硬要那人去奔走的，亦真是「何苦來」呢。」

寫到這裏，我的筆要繞回去述兒時的境地了。

俗話說：金山湖，是多麼可愛！金山湖榜的外婆家，尤其是兒時的我不捨得離開的樂園。我們家裏有句

「要吃，到丈母家去吃；要頑，到外婆家去頑。」

這句話，的確是不刊之論了。拉雞膀子去，便是到丈母家去的別名詞，因為丈母見女婿來了，總得要殺雞，黍給姑爺吃的。可是我從小便不愛吃，只愛頑，所以丈母家到不大願意去，而且又羞

人答答的。一味只纏着母親，要她攜我到外婆家頑去。因為外婆家的小老表多，頑起來怪起勁的啊。在外婆家同頑的第一個好伴自然是你。因為其餘許多表兄弟們，都是粗魯的遊戲，什麼搶羊啊，擲錢啊，（俗言打鑿）打架啊，疊羅漢啊，堆草堆啊，（即人疊人的遊戲，小孩伏大孩的背上，一直堆上去。）我都不樂意，又且惹母親罵。所以一到外婆家，一味同你作伴，向靜中求趣。

人們有些能力，從環境中養成成功的，你是湖濱的女兒，所以到弄得一手蕩船搖槳的好本事。享受湖景的美，固然要有享美的幸福，同時也要有享美的能力，譬如我是一個怕水波顛播沒有駕小舟能力的孩子，假使不遇着你這樣一個游侶，我倆怎麼能够偷偷的出入於金山湖面，觀覽得十分詳盡呢？

微雨忽晴，解小艇於你家後門口的石岸下，拍浮湖心，一會兒穿過紅橋；一會兒驚起宿鳥。搖槳搖到近小金山的時候，你和我指手畫脚的，告訴我一大堆好頑意見的地方，後來船傍神仙洞，我倆挽着手進了那個小洞，有人在那洞裏用石頭砌了一個小檯子，左右都有石凳。洞深不到一丈，寬只幾尺。洞外雜花生樹，綠葉紛披。你道：

「這個小洞真有趣，你我兩個就在這洞裏住家罷！還有桌子可以在上面吃飯哩！我笑了！但是我永久不能忘你那樣好笑的話，雖則以後會到過宣州的三天洞，姑熟的三官洞，杭州的紫雲壩，霞各洞，風景都比金山湖的神仙洞好些，祇是我總覺得沒有和你頑那小山洞的時候十分有趣。

我又記得外婆家裏，有一個大菜園，菜園後面，還有許多的竹子。養魚塘在竹子橫邊。我每到外婆家去的時候，亭亭姊！你是一定要同我到後園的池塘邊去釣魚的。釣魚的竿子，便是園裏的竹子，鈎子線，也都是你預先辦齊的。我到了，你就陪我去捉了許多蟲子和蒼蠅，又在落雨天拾起些蚯蚓，預備做魚餌。我們做此事的時候，免不得要求大祥——你的哥哥——的幫助，大祥比你還只大兩歲哩。有一天，我倆趁着無人看見的時候，就悄悄的同到後園的池塘邊去釣魚，大祥也悄悄地跟了去，蹲在我們背後一塊山石底下。等我們差不多要釣着魚的時候，他就大叫一聲，從山右背後跳出來，把我嚇了一大跳，他搶去你的竿子，你就哭着回家告訴外婆去了。

我們家鄉，有兩套兒歌，是叫小兒在外婆家唱的。

夏天暴雨初來，狂地滿地的當兒，我們高聲唱道：

「風來哪！雨來哪！家婆家龍燈鼓來哪！」

湖神廟前，年年春冬二季頑龍燈，聽說廟前那塊地是活地，十條燈頑的時候，是擠得滿滿底，不見空地；三十條五十條燈頑的時候，也是一樣的擠得滿滿底不見空地；那真是菩薩的靈驗哩？或竟是捏造的話罷！

到了冬天，池塘裏結了許多厚冰，我們清早上起來，各人在塘邊掀起幾塊冰，抓在手裏，借着旭日光，向牆上貼，口裏唱的是：

「冰凍冰凍陽陽，貼在家婆牆上。」

噪得一片價聲響，誰先貼上，就算誰的本事好，可憐我只不忍你的雙手凍得紅蘿蔔似的，要讓你插在我袖籠裏，暖，你祇不肯說：「冷透了性，一會兒便發熱了。」

舊事多端，一時說也不能盡，不過我那可戀的金山湖，自你橫渡過以後，一時境物全非了。

今秋我自鳩茲乘長江船返里，因為阻風，在金山湖畔，泊了一宵，泊處離汝家稍遠，不便前去。皓月當頭，愁懷似水，不知你當出嫁的時候，曾否忖及有一人自千里外歸來為你惆悵欲絕麼？

次晨開船以後，我披衣坐了起來，向船頭張望，一一注意到我倆舊游的所在，不禁忽忽如有所失。遙望山頭吐日，湖裏籠煙，兩岸上雲樹迷離，如拖長帶般的灰白色霧氣，穿袖布帛，渾不辨那裏有村舍，何處是邱山，更何論漸漸忘記了的外婆家？不一會，旭日完全捧現了，若紅若黃的飛霞，飛射到濃煙淡霧的團結處，一霎時便消散得乾淨。

我感覺到朝霞的美麗，正絕似女子嬌豔無匹的芳齡時代。可惜的是爲時太暫，一屆長成，嫁夫生子，便如驕陽當空，大煞風景，雖有林霏舞媚，星眼帶錫，亦無不被烈光逼散，歸於無何有之鄉。

此意固爲吾亭亭而發，亭亭看見了這段有感觸的話，不曉得又作何想？

亭亭從弱冠以後回憶到齟齬時的情事，真好像在海邊沙灘上，畫了許多痕迹，或寫了些斗大字兒，等到過了些年日，跑到沙灘上去望望，一點兒遺痕都沒有了。唉！一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只有下句可以適用，我雖是海闊天空的秋鴻，恐來去不能於你「有信」了。

不還不如詩人朗費羅說的好：「我射出去一枝箭，不知射到何處去了；我唱了一隻歌，聲浪也不知傳到何方去了。好久好久以後，那支箭在一棵橡樹上尋着了，依然沒壞；那隻歌兒深深的印入

情人心裏去，卻首尾一字不遺底重新背了出來。」我也只願似乎有一枝箭，射在你的心絃上，永留不落；我又更願我的歌聲，傳到你的耳鼓裏，歷久無忘。

我們倆相見的機緣，從此日少。不過我仍然沒有一毫失望底嗟嘆。昨日的夢，雖然過去了，今宵在夢中，又將再見你了。

春潮

(獨繭生)

(一)

空中的風箏啊！

留心罷，

東風漸漸地息了。

(二)

夢裏相見，

平添了醒後的惆悵！

(三)

芬芳的花氣，

吹入我的夢裏。

花啊！辜負你的好意。

(四)

久盼望着的江上紅燈，

誰知竟不是歸人！



那天半夜時分。屋中的賓客們都已歸睡。全屋子已靜寂無聲。原來這晚上落雨。大家都擠在屋子裏面。齊林斯和賓客們雖曾玩過一回紙牌。但都不很高興。不久也就散了。我的臥室在屋子的後面。我一個人獨自坐在室中。計算等到兩點一刻。我必須用電筒做一個暗號。這舉動總少不得的。我即使當真要打死葛理明。也須把他引近到屋子裏來纔行。我足足等了兩個鐘頭。在靜夜之中。寂寞已極。祇有那窗外的雨聲。略略破此情境。無聊中想起我不會把這件事和老偵探談果說明。我們起先本有成約。我決不再回到我的老路上去。現在卻又要破約了。可惜已來不及和他說明。末後我打定了主意。準定把寶石竊取給他。因我想了好久。到底不敢動手打死葛理明。假使他不是因着我的暗號

而來。我也許還有發槍打他的能力。現在我既然用暗號引了他來。接着又開槍打他。究竟有些不忍。到了兩點鐘時。我悄悄到樓下去取得了寶石。這事再簡便沒有。我把那皮匣子取了出來。依舊將那本假書放在架上。等到約定的時間。就輕輕開了我臥室的窗。把一個小電筒。向那黑暗的雨中耀了三耀。接着把電筒的光掩住。又把窗幕拉開。斂神屏息的等待。窗既開了。寒風一陣陣的進來。暗黑中還聽見那着雨的樹枝。顫動不定。我仔細聽着。不一回。果真有一種微聲。從樓窗下發生。我因從窗口裏仰出了身子。向下一瞧。纔覺得當真有一個人從下面爬上來了。料想是葛理明找得了一部梯子。放在窗下。此刻正登梯子上來。一回。那人已將近窗口的石檻。若要授受什麼東西。已可辦到。我忽把身子退後。神經既亂。渾身都不自在。這個可憎的歹人。已到了我眼前了。我可要就把東西取給他麼。或是捉住了他的喉嚨致他的死命呢。一剎那間。我見那人的手指。已爬到了窗口。接着又爬上了些。便見一個人的頭部。已聳到窗口。我手中本執着電筒。順手扳亮了一照。便顯出一個慘白的人面。兩隻驚奇的眼睛。正向我灼灼的瞧着。那人不是葛理明。竟是我意料外的談果。談果眼中突然受了火光。又見了我可怖的神氣。一時吃驚。兩手一鬆。他的身體便直墜下去。同時他嘴裏發出一種呼聲。

又有碎玻璃的聲音。夾雜在裏面。這聲音以後。忽而完全靜寂。我探頭下瞧。仍黑魃魃不見什麼。我又低聲叫了一聲「談果。」也沒有答應。我不期然而然的跨出了窗口。打算自己下去瞧一個究竟。我先把腳伸下去。探探那梯子是否還在。那梯竟不曾一起跌倒。我就踏在梯級上一步一步的下去。窗的下面有一個瓜棚。棚頂已被重物壓坍了一部。諒必那偵探就跌在棚上。這時已不見影蹤。不知他曾否受傷。但那傾墜的聲音。卻已驚動了屋中的人們。我聽得有一陣子呼聲和脚步聲。暗忖我眼前的地位。如果被入瞧見。未免說不過去。因急急重新上梯。可是我的一腿剛纔跨進窗口。忽見我室中的燈光。霎時明亮。齊林斯和着別的三四個人。正站在開着的門口。這時候我的地位真難堪極了。深夜中我仍穿着晚服。又剛從外面爬進窗口。桌子上卻留着那隻放古玉的皮匣和一支手槍。我正是有口難辯了。這時候我又覺得齊林斯見了我的形狀。露出一種驚異不解的神氣。他背後的三四個人。也不聲不動。這樣約模三四分鐘光景。我便定意先行開口。我因跨進了窗。又回身將窗幕拉下。緩緩走到了爐簷旁邊。從煙匣中取了一支紙煙。擦火燃着。隨即硬着頭皮。瞧着那幾個人說道。「我想諸位也是像我一般被那碎玻璃聲音驚醒的。你們現在瞧見我從窗口裏進來。當然知道我是受了

一時的衝動。特地下去瞧一個究竟的。」齊林斯忽點頭道。「唉。不錯。不錯。但你真倖運極了。你也許要折斷一條腿呢。」他的語氣是順我的。難道他故意庇護我麼。我卻想不出理由。我們又歸於靜寂。這幾個人詭異的眼光。在我臉上和那桌子上的東西上面瞧來瞧去。我這時真像走繩的眩人。若一失足。便有性命的危險。我緩緩呼了幾口煙。又道。「假使我剛纔已經歸睡。那聲音也許不會發覺。但我竟絕沒睡意。也沒有換衣。正自讀着一本小說。當我一聽得聲響。第一種衝動。立即從我的皮包中取出了那支手槍。」齊林斯又莊聲答道。「正是。正是。這原是應有的舉動。我們都明白的。」他的話說完。室中又靜寂了。現在還有那古玉的來由。必須解釋。但我怎樣解說呢。但我覺我的嘴乾燥說不出話。面頰上也微微熱灼。內中有一個人忽開口道。「齊林斯。你不見那桌子上的東西。就是你的古玉麼。」齊林斯回頭瞧了一瞧。顯一種疑竊不解的樣子。接着他忽含笑呼道。「唉。怪了。費爾尼。你現在不是有盜取你自己東西的嫌疑了麼。」他說這話的時候。向他左右的人瞧來瞧去。似乎他說了一句笑話。正待聽的人稱賞。他繼續道。「朋友們。你們諒必還沒有知道我和費爾尼的交易。當我把這寶玉給大眾瞧過以後。他就向我讓購。他的支票已給我了。此刻還在我的信夾中呢。」他且說且

從衣袋中摸出一隻皮製的信夾。又瞧着我道。「費爾尼。你可允許我把這件事宣佈出來麼。朋友們。這是一張五百鎊的支票。就是我們這位朋友購古玉的代價。我想他一定覺得這交易十二分便宜的。否則他也不會如此心急。等不到天亮。竟在午前的兩三點鐘。就急急自己去取出來了。」這一番說話。完全是虛說的。我一時竟昏迷不解。但仔細一想。纔恍然明白。原來這個齊林斯也是一個歹人。他和葛理明串通了作弄我。他們弄得了幾塊膺品的古玉。設了一個圈套。使我給他們五百鎊款子。他所說的那張支票。本是他冒簽的。但我若使不承認。那我便做了被他們當場捉住的一個賊了。這時候我不得不點頭承認。又向別的幾個人笑了一笑。不過這笑的裏面。是否因難題解決而有滿意的意味。或是含着說不出的忿怒。我自己也不知道了。

三

第二天我和我的朋友談果談起這一件事。我向他解說道。「我處在這種地位。爲保全面子計。祇有承認的一法。至於齊林斯冒簽的那張支票。大概他在我到別墅以後。乘我不備。竊取了一張空白的票子。因我的支票簿就放在那隻旅行的皮包裏的。他冒簽的字。原不很像我的手跡。但我在今天早

晨。已往銀行知照。叫他們準備着這注兌付的現款。」談果聽說這件事如此解決。非常不滿。他說道。「他們既要謀取你的五百鎊。開場時爲什麼不向你直接索取。卻施用這種繞圈子的方法呢。」我答道。「他們如果直接向我要錢。那是挾索舉動了。葛理明也許料我不肯屈服。故不敢輕於嘗試。但這一次他們的把戲如果失敗。或者也要出那最後的挾索舉動了。」談果勉強點了點頭。又道。「我想你總已知道我本來認識葛理明的。那天他來見你的時候。我一見便即認識。我又見你招待他的態度。非常冷寞。便覺他的來意不善。因就悄悄的監視他的行動。後來他跟你往杞墩山齊林斯的別墅裏去。我越發疑他。於是他的一舉一動。我都不曾輕輕放過。直到他們的計畫實施的時候。我跟着他空地上暗暗的往來徘徊。又瞧見電筒的光耀了三次。料想是你從你的窗口裏發出來的。葛理明一見。忙趕到窗前。又從牆脚旁取得了一部梯子。那梯子分明是你的屋主人特地給他預備的。但他的梯子剛纔移到了你的窗口。他忽回頭見我。便匆匆逃去。我那時覺得你不幸又參與他的秘密。因急急的上來。打算將你拖拔出來。不料我一時不慎。竟失足下墜。但當時假使葛理明沒有被我嚇走。他一定要上來向你索取古玉。在那緊要的當兒。齊林斯必帶了賓客們進來。當場將你捉破。原來

他們的本意。並不希望發見古玉在你的室中。卻希望當場瞧見你把古玉交授給別一個同黨呢。」我答道。「唉。他們這樣的計劃。真可怕得很。但當時沙偉恩可惜不會在場。否則他既已告訴我。那古玉都是假的。當然不致於信我再會竊取的。」談果道。「這也難說。他也可想你不信他的說話。仍舊認假作真。那麼你的行竊。不是仍可能的麼。」我歎了一口氣。答道。「唉。好了。葛理明總算已踐了約。今天早晨。那照片已寄到我這裏。你覺得詫異麼。其實也有緣故的。那照片實在並不像他所說的那麼清楚。我若早知。原也不必怕他。假使那照片果真清晰可辨。他也不見得就肯還我。現在這事既已過去。我們以後不必再提起罷。」談果點了點頭。表示會意的樣子。因我當初既已跳出泥潭。決心改善。不料清天霹靂。突的又被一重黑雲罩住。此刻那黑雲都已過去。燦爛的晴日。又照耀在我的前面了。

(完)

朱買臣休妻年歲

(張味蘋)

漢書朱買臣傳云。朱買臣貧。妻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然其妻不聽。卒悲怒下堂。此其所言。第云四十餘歲。固未詳述其四十有幾也。惟檢尙友錄所紀。則謂買臣語其妻。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九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此時當報汝云云。此四十九之九字。果不知廖用賢何所依據。什九殆爲想當然爾。而後人編述。頗有因之者。數典不識祖。亦可笑已。

名家書牘

(張味蘋)

嘗有人編古今名家書牘。輒顏之曰全集。按一人自少而壯。所作函札。當不可以數計。垂髫塗鴉。安得一一而納之。是全字已不可信。况作書致人。未必卽留底稿。名士非比富家翁。能以若干金畜千百記室也。彙集何自。亦一疑問。豈得書友人羣聚一處。爲編纂耶。

運動應用要籍

- | | | |
|---------|------|--------|
| 新智識叢書 | 運動生理 | 一册七角 |
| 南高師範體育科 | 體育研究 | 一册三角 |
| 體育科 | 論及實際 | 一册一元 |
| 運動員技術概要 | | 一册四角 |
| 網球術 | | 一册一角五分 |
| 游泳新術 | | 一册四角 |
| 業餘運動法 | | 一册二角 |
| 課外運動法 | | 一册三角 |
| 槌球運動法 | | 一册一角 |
| 實驗深呼吸 | 法練習 | 一册四角 |
| 保哲氏啞鈴體操 | | 一册三角 |
| 北京師大叢書 | 遊戲專論 | 一册一元二角 |

- | | |
|----------|------------------|
| 設計的兒童遊戲 | 一册三角 |
| 舞蹈遊戲 | 一册四角 |
| 實驗舞蹈全豹 | 一册三角 |
| 西湖風景疊羅漢 | 一册二角五分 |
| 訂正八段錦 | 一册二角 |
| 易筋經廿四式圖說 | 一册一角二分 |
| 中華新武術 | 一册一角五分 |
| 拳脚科 | 上下課 各四角五分 |
| 率角科 | 上編 四角五分 |
| 棍術科 | 上編 上課器 下課器 各四角五分 |
| 劍術科 | 上編 上課 下課 各七角 |
| 技擊達摩劍 | 一册四角五分 |
| 技擊潭腿 | 一册四角 |
- 尚有各種詳見本館圖書彙報

商務印書館出版

汲古閣本唐元人集 商務印書館影印

唐四名家集四册一函

定價 連史紙印 一元六角
毛邊紙印 一元三角

寶氏聯珠集精藏言編

李賀歌詩編四卷集外詩一卷

唐風集三卷杜荀鶴撰

唐英歌詩三卷吳融撰

五唐人詩集五册一函

定價 連史紙印 三元
毛邊紙印 二元四角

孟襄陽集三卷孟浩然撰

孟東野集十卷附一卷孟郊撰

追昔遊集三卷李紳撰

金荃集七卷別集一卷溫庭筠撰

香奩集韓偓撰

唐六名家集六册一函

定價 連史紙印 三元六角
毛邊紙印 三元

常建詩集三卷附錄一卷集外詩一卷常建撰

韋蘇州集十卷拾遺一卷

王建詩八卷王建撰

鮑溶詩六卷集外詩一卷

姚少監詩集十卷姚合撰

韓內翰別集附補遺韓偓撰

唐人八家詩八册一函

定價 連史紙印 四元
毛邊紙印 三元四角

丁卯集二卷計渾撰

甲乙集十卷羅隱撰

碧雲集三卷李中撰

李文山詩集三卷李羣玉撰

李義山集三卷李商隱撰

薛許昌詩集十卷薛能撰

長江集十卷附錄一卷賈島撰

臺閣集李嘉祐撰

元人十種詩三册二函

定價 連史紙印 十二元
毛邊紙印 十元

遺山先生詩集二十卷元好問撰

薩天錫詩集三卷集外詩一卷

金臺集二卷迺賢撰

玉山草堂集二卷集外詩一卷

吟嘯集宋無撰

翠寒集宋無撰

倪雲林先生詩集六卷附錄一卷

南村詩集四卷陶宗儀撰

句曲外史集三卷補遺三卷附

一卷集外詩一卷張雨撰

霞外詩集十卷馬臻撰

桃太郎 (日本五大傳說之一)

(查士元譯)

(一)

從前。一直從前。有個地方。住着一個老公公和一個老婆婆。老公公每天到山裏去割柴。老婆婆每天到河邊去洗衣服。

有一天。那老婆婆。在河邊。正起勁的洗着衣裳。水面上。汨來了一個很大的桃子。

咚——破啦——咯咯 吱——咯咯 (Don buru tokk)

Sukkokko)

咚——破啦——咯咯 吱——咯咯 (Don buru kokk

Sukkokko)

「啊啊。這樣好玩的桃子。好好。拿回家去獻給老公公罷。」老婆婆

婆這般說着。斜出腰去。要去拿那桃子。但是離得太遠。她的手竟拿不着。老婆婆嘴裏便念起來。

那邊的水是 苦的呀。

這邊的水是 甜的呀。

避開那 苦呀、苦的水。

來到這裏 甜呀、甜的水。

老婆婆唱着的時候。還把手拍着。

咚——破啦——咯咯 吱——咯咯

咚——破啦——咯咯 吱——咯咯

桃子又這樣說起來。慢慢的便來到老婆婆的面前了。老婆婆歡

喜得笑道。「快拿回家去。可以和我那老公公分開來吃哩。」她即刻拾起那桃子來。和洗的衣裳。一塊兒放進在籃裏。歡歡喜喜的回到了家裏。

老公公一直到天晚。纔從山裏背了柴回來。

「老婆子呀。我回來了。」

「啊。老相公嗎。回來了嗎。我等着你哩。呀。快進來罷。給你個好東西。快些進來。」

「謝謝你。你說的那好東西。是什麼東西呢。」

老公公道般問着。便脫了草鞋進來。這時老婆婆即拿出那桃子來。說道。

「哈哈。請你看這桃子呀。」

「嚇嚇。這麼樣的。這麼樣的。從什麼地方買得來的。這麼樣的桃子。」

「不是。那真是買來的。今天從河裏拾得來的呀。」

「什麼。河裏拾得來的。那末更加好了。」

老公公說着。把那桃子接在手裏。弄弄看看。再看看。那桃子忽然

撲的開做兩半。「嘩嘩」的發出了清脆的噦聲。便跳出了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孩來。

「啊。啊。啊。」老公公和老婆婆。同時都吃了一驚。但即刻又同聲異口的說道。「哎。我們平常。如何的想得一個孩子。時時念着。要個孩子。」所以佛顯應。如今也給我們一個了。」老公公老婆婆。兩個快樂得非常。慌忙的去燒水。做襪襪給那孩子包住。

老公公嘻開了嘴。伸過手去抱那孩子。那知那孩子像要自己走的樣子。反抗起來。

「喔。喔。這樣的活潑呀。」

老公公這樣說着。老婆婆也笑道。「啊。嚇嚇。」

自後。那孩子因為是從桃子中跳出來的。便給他取個名字。叫做「桃太郎。」

(11)

老公公和老婆婆。當當心心把桃太郎教養起來。桃太郎漸漸長大了。和平常的孩子不同。他生得身體強大。力氣也大。在村中做角力（日本盛行的一種鬪術）。竟沒有他的敵手。但他的性子

却又十分和順。對老公公老婆婆也盡了他的孝行。

桃太郎到十五歲的時候。在日本國中。像他那樣力大的人。是沒有的。桃太郎便打算外國去找個對手來比比膽力。

正當這時。從外國遊歷回來的人。傳來了許多稀奇古怪。不可思議的話頭。其中更有這樣的傳說。

「經過了好幾年。划了船去。那邊海的對岸相近。有個島叫做『鬼之島』。許多惡鬼住在那裏。守住城池。因為城裏藏着他們各處去親奪來的寶物。」

桃太郎聽了這樣的話。一心想到那鬼之島上去看看。於是坐立都不安起來。這天回到家裏。便到老公公面前去說道：「請給我幾天工夫。」老公公吃驚道：「你要上那裏去？」

「我要到鬼之島去。」

「呀。那是很勇敢的事情。你去罷。」

這時老婆婆也聽到了。便道：

「到那樣遠的地方去。不會受餓嗎。好好給你做『便飯籃』罷。」

老公公於是慌忙去捧出大白米。老婆婆手拿着杵。把熟糯米

放進臼中。便打起來。打完了。即刻丟了杵。來做糰子。糰子等都做完了時。桃太郎旅行的準備也完了。

桃太郎穿着武士的羽服。腰裏掛了刀。把那便飯籃挑在肩上手裏。捏了一把畫着個桃子的摺扇。鄭重的辭別道：

「那末父親、母親。我便去了。」

老公公道：「好。你得好好的把島上的惡鬼除了回來。」

老婆婆道：「處處得小心留意。」

「再拜見。」桃太郎活潑的說了。動身出發而去。老夫婦在門外叮嚀送別。

(三)

桃太郎一直前進。上了一座高山。這山時上亂草間。忽然跳出了一隻狗來。桃太郎回頭看時。那狗便鄭重的在行禮。說道：

「桃太郎。桃太郎。上那兒去？」

「上鬼之島去。去撲滅那些惡鬼。」

「呀。你擔着的是什麼呀？」

「那是從日本帶來的叫做『便飯籃』。裏面藏着很好的糰子。」

「柵子給我一個好嗎？我便伴着你一塊去。」

「好，好，給你，你就出來罷。」

那狗得了一個柵子，便跟在桃太郎後面，一同前進。前面是一座山，他們便勇敢的上去。

下了山，走入了森林中，聽得樹上一聲——「一隻猴子便下來了。桃太郎回頭看時，那猴子却鄭重的在行禮，說道：

「桃太郎，桃太郎，上那兒去？」

「鬼之島去，去撲滅那些惡鬼。」

「呀，你擔着的是什麼呀？」

「那是日本帶來的叫做「便飯籃」裏面藏着柵子。」

「柵子嗎？給我一個好嗎？我便伴你一塊去。」

「好好，給你，來罷。」

猴子受了柵子，也便跟在桃太郎後面，一同前進。走出森林，到了一塊平野，忽聞空中有嘎嘎之聲，便飛來了一隻

野雞。桃太郎打着時，那野雞却在鄭重行禮，說道：

「桃太郎，桃太郎，你上那兒去？」

「上鬼之島去，去撲滅那些惡鬼。」

「呀，你擔着的是什麼呀？」

「那是日本帶來的叫做「便飯籃」裏面有柵子。」

「柵子呀？給我一個可好？我便跟你一塊兒去。」

「好好，給你個罷，你出來。」

野雞受了柵子，也便跟在桃太郎後面，一塊兒前進。

桃太郎得了狗、猴子、野雞三個很好的隨從，勇氣倍增，一直前進，便到了一個大海之濱。

運氣很好，海邊剛巧有一艘船停着，桃太郎遂與三個隨從，同時下船。

「我做搖手。」狗說着，便搖着橈，船也動了。

「我來把舵。」猴子說着，便跳到船後去坐了把舵。

「那末我來留心前面有何障礙。」野雞說着，便到船頭上去仔細探望。

這般晴朗的好天氣，海面平清如鏡，船行如電，走矢飛，走了一個時辰光景，船頭立着的野雞叫道：

「看呀。看呀。那邊是島。」

野雞叫着。振振羽翼。便先飛去了。桃太郎望着野雞飛去的地方。看時。果真是遠遠的海邊。雲霧的雲塊可以望見。船愈上上前。最後才明白。那不是雲。就是一個島。

「見了。見了。鬼之島見了。」

桃太郎這般說時。狗猴子同時喊起「萬歲萬歲」來。

看着船靠近了島了。岩石層層。遙遠望去。那邊的城也見了。森嚴的守護着的鬼兵亦可看見。城內最高的一座屋頂。桃太郎的隨從野雞。却安閑的憩在上面。

所謂要經過好幾年才能到的「鬼之島」如今果真在目前了。

(四)

桃太郎與狗猴子。都離船上了陸。一直進去。

守在城下的鬼兵。見了這些從未見過的形狀。不覺吃驚。狼狽擁入門內。把門緊閉了。這時狗便立在門前喊道。

「日本的桃太郎爺爺。特地來收服你們。快開呀。開呀。」

狗喊着又把門敲起來。鬼兵聽了這聲音。戰戰慄慄。拼命推住城

門。

這時停在高屋上面的野雞飛下來。直撲守城之兵。啄去他的眼睛。鬼兵忍痛而逃。

桃太郎和隨從坦然進城。勇敢的向裏城攻去。鬼大將得知。即刻領了大衆鬼兵。各持粗大之鐵棒。呼哧呼哧而來。

鬼兵來勢雖很勇。但這裏的野雞盡力把一個個鬼兵的眼都啄去。這裏的狗又上前去嚙住他們的腿。只聽得「痛呀。痛呀」的都逃走了。如今只賸下那鬼大將還在死戰。究竟也被桃太郎活捉住。騎在那鬼的背上。嚴厲的問他道。

「怎樣。還不投降嗎？」

桃太郎說着。把那鬼用力壓榨。吱吱的鬼大將的頭頸都將被桃太郎折斷了。這樣的苦痛。再也熬不住了。眼淚便零零的落下來。哀求道。

「如今願意投降了。只望能救我的性命。什麼珍重寶貝。我都盡數奉上。」

桃太郎這纔赦了他。便走進裏城。把匿藏着的一切寶物像如意。

珠寶、珊瑚、琥珀、瑠璃之類。盡數載入車中。桃太郎即與三個隨從。把滿載貴物的車子拖去了。

到了海邊。他們仍舊同進船裏。歸途順風。比來時更快。不覺早已回到日本。

到了日本上岸。於是那狗在前面拖着。野雞則牽着繩。猴子後面推着。把滿載的車推走了一路。「吱吱。吱吱」的喊着。笨裏的公公和老婆婆。立在門口。遠遠望着說道。

「遠遠來的。像是我們的桃太郎呀。」

兩老人正引頸望着。果然桃太郎和三個隨從。推着車子來了。兩老人歡喜得難以形容。老公公道。

「喘的了不得。喘的了不得。這纔是日本的光榮。」

老婆婆道。「啊。啊。沒有受傷。這是再好也沒有了。」

桃太郎這時對三個隨從道。「怎麼樣。把鬼撲滅了。好不有趣呀。」那狗聽了嚶嚶的快樂的叫着。舉起兩前足。和人一樣立起來了。

猴子格格的笑。露出了他的白齒來。

野雞咯咯的啼着。飛旋起來。
天空晴朗。園子裏的櫻花狂放。

隔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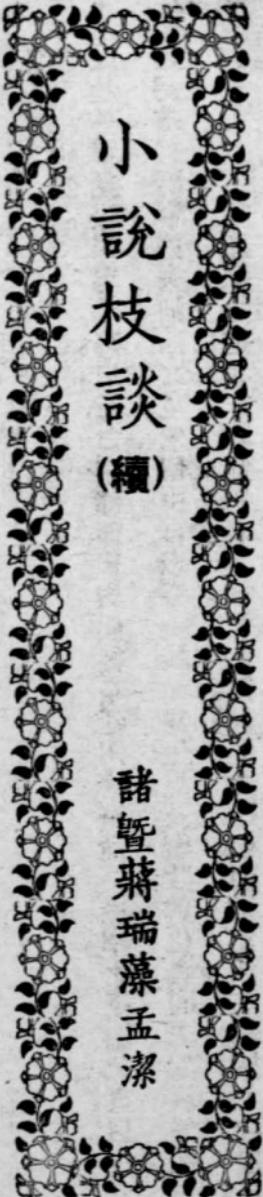
隔壁的舂米聲，

天天驚破我的好夢。

安逸的人啊！

你也聽到苦力的呼聲麼？

(胡謫凡)



小說枝談
(續)

諸暨蔣瑞藻孟潔

西遊記

獨異志。沙門玄奘。姓陳氏。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經。行至蘭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通。奘不知所爲。鎖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莫知所由來。奘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道路開辟。虎豹潛形。魔鬼藏蹟。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雙樹幻抄。玄奘以貞觀三年冬抗表辭帝。制不許。卽私遁出玉關。抵高昌。高昌王奉奘行賫。護送達蘭賓。隨歷大林國。僕底國。卍伽羅國。祿勒那國。至麴闐國。麴闐王有勝兵十萬。雄冠西域。其俗以人祀天。奘至被執。以風度特異。將戮以祭。俄大風作。塵沙漲天。晝日晦冥。彼衆異驚。釋之。至中天竺。入王舍城。彼已豫聞奘至。具禮郊迎。安置那蘭

陀寺。見上方戒賢論師。賢時春秋一百有六。道德爲西土宗師。號正法藏。煬啓以求法意。賢咨嗟曰。吾頃疾病且死。忽夢文殊謂曰。女未應厭世。後三年。震旦有大沙門從女受道。自爾以來。今三稔矣。於是尉喜交集。煬從賢窮探大乘。日益智證。至貞觀十六年。乃發王舍城。入祇羅國。國主迎問。而國有聖人出世。作小秦王破陳樂。可爲我言之。煬愕陳帝神武大略。其主大驚。卽以青象名馬助煬馱經而還。以貞觀十九年至長安。文皇驚喜。手詔飛騎迎之。親爲經文作序。名聖教序云。按唐藝文志有王元策中天竺行記十卷。法苑珠林謂元策官金吾將軍。奉詔扈玄煬往西域取經。歸譏此記。今佚不傳。輟耕錄記元人雜劇。有唐三藏一段。莊岳委談云。聖教序雖有三藏要文等語。匪玄煬號也。其以稱煬。蓋以唐僧不空號無畏三藏訛耳。(通俗編)

遼東傳

予壬戌赴公車。見張司馬鶴鳴。以及台省部郎。皆與熊經略廷弼構。羣推一愚率之王撫化貞。以抗廷弼。而廷弼疏言廣寧必失。河西必危。乞留臣言以券一疏。尤爲先見。及事敗。與化貞同辟。人以爲冤。至遼東傳一書。爲丁輔紹軾等進呈。以殺廷弼者。予曾見此傳。最俚淺不根。而指爲廷弼撰授。尤評。赴市

時挺立不跪。下刃僅及頸半。行刑者急以刀逆割之。慘哉。聞紹軾與行長安道上。白日見廷弼。回寓腦裂死。鶴鳴以陷廷弼卸罪生還。後爲流賊素賄。倒縣城門。身首碎裂。亦天道也。崇禎初。韓輔燮疏請歸葬。有不死於封疆。而死於門戶等語。公道始明。(三垣筆記)

今古奇觀

鳳嬉堂閑話言買油郎。獨占花魁事。明人已編爲戲劇。據張岱夢憶云。福王南渡。魯王播遷之越。以先父相魯先王。幸舊臣第。是日衍賣油郎傳奇。內有泥馬渡康王故事。與時事巧合云云。蒙按賣油郎事。載在今古奇觀小說者。確與泥馬渡康王事無涉。惟據鳳嬉堂閑話。謂今古奇觀。別有明版。未審與近時傳本異同何如耳。(慵慵驛抹)

漁簡記

海寧張堂。虎而冠者也。初傭於嚴東樓家。甚得信任。嚴敗歸里。人多側目視之。故居在小東門外。兵燹後。廣廈盡付劫灰。即今之舊教場也。其鄉居時誣陷何東橋一事。邑人編爲鼓兒詞。曰漁簡記者。時稱爲海寧調。梨園中人。亦能演之。何東橋名文秀。餘杭庠生。家亦貧。挈妻至省。投其戚串。至則其戚已物

故舉家遠徙。不知所之。於是頓失依附。欲歸不得。輾轉之海寧。聞張之富。造其廬。請薄贈資斧。俾歸鄉土。張一見如故。慨然掃榻以居。且命之讀。曰。若第攻苦上進。衣食供奉亡憂也。以落魄亡歸之寒峻。一旦遽獲賞音。已出非望。又况資以膏火。供其衣食。其感激涕零。固有不忍已者。然而世道嶮巇。人心叵測。張與何無一面之交。萍水相逢。而遽解衣推食如是。昔人謂非分之享受。無因而至者不祥。此之謂也。而東橋竟墮其術中矣。東橋妻賈氏。美丰姿。雖蓬首垢面。而神韻天然。其初入門時。已爲張所涎羨。故曲意籠絡東橋。先命之讀。所以安其心。絕其疑也。然後從容置之死地。可唯我所欲爲。其用心亦良毒矣。某日。置酒高宴。置麻醉藥於酒中。東橋飲之。卽失知覺。乃閉之水牢。以促其死。詎事機不密。爲婢偵悉。亟拔關放之出。告以故。并贈之金。何東橋至是。如夢方覺。憤恨泣謝而別。何行後。婢自付不免。投水牢死。何妻自入張宅。卽不與夫面。欲一見之。輒爲其家人所阻。已懷疑莫釋。泊何入水牢。張迫之急。賈氏始峻拒。繼窺見其隱衷。遂大罵不屈而死。東橋自脫水牢。孑然一身。惘惘無所歸。念妻在張所。存亡未卜。此身雖已脫險。然大仇不報。何以爲人。輾轉終宵。計無所出。有至戚某。作宦蘇垣。乃往依之。翌年。舉孝廉。連捷南宮。獲亞魁。及官至都察院御史。奉旨巡視各省。既之浙。檄所屬籍張堂家。抄出違禁

品多種。遂請尙方劍戮於市。縣之藪街。人心大快。又覓其妻及婢不得。乃爲木主以事之。按此事爲父老所傳述。稽諸明史。東橋極貪婪。後以墨敗。而以此事得傳於衆口。殆亦小人之幸也與。（恨石譚蒼）

桃花扇

李香。字香君。秦淮名妓也。性知書。俠骨慧眼。能鑑別人物。艷名噪南曲中。四方才士。爭以一識面爲榮。侯生朝宗。赴試白門。一見兩相慕悅。邀生爲詩。而自歌以償。初。阮大鍼以閹黨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欲攻之。陳定生吳次尾。實首其事。兩人與生至交。大鍼欲藉生爲解。情人日載酒食與生游。爲香備妝奩及纏頭貲甚鉅。香詢知爲大鍼意。悉卻之。大鍼怒。欲殺生。生亡去。香送之桃葉渡。歌琵琶記以示意。生去後。大鍼繩香於故開府田仰。以三百錢邀一見。香拒之力。田使人劫取。未果。福王卽位南都。徧索歌妓。香被選入宮。南都亡。隻身逃出。後依卞玉京以終。當生與香定情之夕。以宮扇一柄爲贈。生去。香把玩不離手。田使往劫時。香隊樓不死。血痕濺扇上。楊龍友就血點添寫枝葉。爲折枝桃花。香覓人以扇寄生。生感之。爲作李姬傳。孔云亭譜桃花扇傳奇紀其事。（秦淮八艷圖小傳）

洪稗畦長生殿傳奇。鑿演科白。俱元曲當家。詞亦曲折盡情。首尾完密。點染不俗。國朝人樂府。惟此與

桃花扇。足以並立。其風旨皆有關於治亂。足與史事相裨。非小技也。桃花扇曲白中。時寓特筆。包慎伯能知之而未盡。其序及評語。皆東塘自爲之。不過借侯朝宗爲楔子。以傳奇家法。必有一生一旦。非有取於朝宗也。其於史道鄰黃虎侯。雖寫其忠。而皆不滿。故於史之解圍哭師。皆極形其才短。於黃口中。時及田雄。明其饗賊。而不知高傑左良玉。人並不足言。而傑之死最可惜。良玉之死實非叛。兩人皆南都興亡所系。寫之極得分寸。馬阮之惡極矣。然非降我朝而致死。夏氏幸存錄之言非妄。故全謝山外焦亦辨之。非開脫巨奸也。東塘傳其死亦覈。且深得稗官家法。惟言袁臨侯之從左起兵。以黃澍爲末色。以鄭妥娘爲丑色。皆未滿人意。然傳奇亦不得不然耳。長生殿寄託尤深。未易一二言之。（荀學齋日記）

唐宋八家。在中國文學史上佔重要之位置。實則八家之中亦只韓柳歐大蘇爲重要。其餘王曾及二蘇不能與四人並稱也。

就四家而論其淵源派別各不相同。前人論文多就本文而論。而不一探其文之來源。如魏叔子論文日錄云。退之如崇山大海。孕育靈怪。子厚如幽巖怪壑。鳥叫猿啼。永叔如秋山平遠。春谷倩麗。園亭林沼。悉可圖畫。東坡如長江大河。時或疎爲清渠。瀦爲池沼。李耆卿文章精義云。韓如海。柳如淵泉。歐如瀾。蘇如潮。就文論文。自以此二人之言爲最切當。然韓柳歐蘇之文之所以能如此者。未有一言道及。他人雖有言之者。然亦不能詳且盡也。余竊以爲四人文境之不同。乃根於其人之思想及所受哲學。



韓柳歐蘇文之淵源 (胡懷琛)

之影響之不同。

韓退之文出於儒家。如其原道論佛骨表諸篇。極端反抗異於儒家之說。然無充足之理由。不過一例以邪說異端視之。又其答李翊書云。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可見其於儒家以外之學說。未嘗涉獵。從一方面言。可謂純粹。從又一方言。可謂狹陋。此可見退之思想。不出儒家範圍以外。至其行文。則筆力雄厚。可稱爲「力透紙背」。且擬古而能變化。不存古人面目。此其所以爲後人所稱也。

柳子厚雖與退之齊名。而其淵源則截然兩道。柳文一部份乃出於諸子。又一部份遊山水小記。則出於山海經及水經注。如三戒蝸蝓傳等文。全是莊生之寓言。卽著名之郭橐駝傳一文。以種樹喻治民。亦全是老子學說。且子厚又有考證諸子之文多篇。可見其研究諸子之功深矣。子厚小記。千古獨絕。凡讀柳文者。無不知之。而不知其此種小記。乃由山海經及水經注脫胎而來。然子厚學古人未能化盡摹仿痕跡。如

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鶴。方東向立。（游黃溪記）

朱子卽謂其有小疵。蓋山海所記異物。有云東西向者。蓋以其有圖畫在前故也。子厚不知而效之。殊無謂也。

又水經注中寫山水之景。頗多精鍊峭拔之語。實爲柳子厚小記之所自出。摘錄數語。以與柳文比較。可以知矣。

人灘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沒冬出。其石嶽峯。數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鬚眉皆具。因名曰人灘也。(江水人灘)

自黃牛峽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里許。山水紆曲。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江水西陵峽)

柳子厚小記云。

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能遜隱。縈青繚白。外與天

際。四望如一。(始得西山宴遊記)

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榿櫛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纏轆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萐衆草。紛紅駭綠。蕪蕪香氣。衝濤旋瀨。退貯溪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袁家渴記)

然柳子厚文出於老莊諸子。則嘗自言及焉。出於山海經。水經注。子厚未嘗自承認。其答韋中立書云。參之穀梁。以勵其氣。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深。而其報袁君陳書亦云。左傳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

自敘其得力之處於老莊。但云參之以肆其端。但云稍採取之於山海經。水經注則一言不及。此子厚深諱之。故雖其自述之言。不足信也。

然吾所云云。乃就大部分而言。實則子厚所自述。「參之穀梁。以勵其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亦非

虛言其於穀梁文。蓋性情相近。於離騷則境遇相同也。

就思想而論。柳文實勝於韓文。就文而論。柳文不及韓文規模宏大。且不及韓文變化莫測。姚姬傳云。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狀。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古文辭類纂序目）此言雖甚確。當然究非探源之論。蓋只論其形貌。不能言及其思想也。

歐陽永叔。文人皆謂其出於史記。劉融齋云。太史公文。韓得其雄。歐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發端便見出奇。逸者善用紆徐。故引緒乃覘入妙。魏叔子云。歐文之妙。只在說而不說。說而又說。是以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之致。史遷加以超忽不羈。故其文特雄。方望溪云。永叔摹史記之格調。而曲傳其風神。諸人皆言其出於史記。余亦云然。論永叔之思想。則甚純粹。論永叔之性情。則甚和易。論永叔之時代。則甚太平。論永之境遇。則甚安樂。合此四者。而成永叔之文。宜乎不能雄也。宜乎不能超忽不羈也。而能傳史遷之風神。能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之致者。則其爲人。富於感情故也。歐文之所以能成一家者。惟深於情耳。夫豈惟自成一家。且就純文學而言。韓柳三蘇之文。皆不能傳文之正統。能之者。太史

公後。則歐陽永叔耳。永叔而後。則歸震川耳。歐文之最佳者。以釋惟儼文集序。蘇氏文集序。江鄰幾文集序。梅聖俞詩集序。釋祕演詩集序。送楊寘序。峴山亭記。真州東園記。瀧岡阡表。曼卿墓表。祭蘇子美文。祭石曼卿文。諸篇爲最。是皆父子朋友死生離合之際。發於真性情之文也。

蘇東坡與其父洵弟轍。遊京師。一時士大夫無不傾倒。獨王介甫見其文曰。此戰國之文耳。此言極有見地。蓋東坡擅場辯論。有蘇張縱橫之習。其文出於國策。千古無容有異議。

然東坡行文。雖出國策而決非僅僅學國策者所可比也。如清初魏叔子之文。亦學國策。比諸東坡。相差遠矣。東坡嘗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東坡又多方外友。故文中往往有禪理。其自行行文。曰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然東坡之言猶未及清人劉熙載所言爲透澈。劉氏所著文概云。東坡最善於沒要緊的題。說沒要緊的話。未曾有的題。說未曾有的話。又云。東坡多微妙語。其論曰快曰達曰了。正爲非此不足以發微闡妙也。又云。東坡文。只是拈來。此由悟性絕人。故處處觸着耳。總之東坡之文。出於國策。參以莊子佛書。而能變化者也。其文只長於議論。曰快曰達曰了。皆爲說理文之標準。而非所語於抒情矣。故吾謂惟歐陽永叔能傳文之正統。東坡不足以言此也。

他與她 (續)

華羅琛女士

第六章 畢業

某年七月十六日，爲醫科大學畢業考試之期。博學良師，聚集於圓堂；會同校閱王與華所呈之畢業論文。來賓甚衆；有爲其同鄉者；有爲其素識者；勒母攜其二兒及寓客全體，亦入圓堂參觀；並慶此中學女博士圓滿之成功。

興華此日，紫花插於襟；氣度莊嚴；顏色卻格外美麗。向考官解答之詞，無一不源源本本，殫見洽聞。全席考官，及全場外賓，無人不驚歎其理明詞達，無懈可擊。

考畢，首席博士，起立而發言曰：我友興華，平時好學深思；始終不懈；醫學上之精理粗象，無一不

澈底闡明；此次論題爲「利人卽以利己。」旁徵博引，能言人所能言；亦能言人所不能言；鴻才大志；同輩無雙。科學不知有國境；科學家以四海爲同胞。大造至仁；有時亦至暴；我等尋萬物之缺憾；補大造之不足。洪水疫癘天災地變，凡足以爲人類之大敵者，我等不分男女；不分親疎；以科學利器戰勝之。中華大地也；華民大族也；子今已成科學大家；於此大地大族之中，廣播籽種；廣闢良田；其收穫之豐；必能滿足我同人之期望；子其勉旃！子其勿忘初志！勿負生平！余爲子握手以祝子一生之幸運；並以祝人類之進步。

王興華欣然歸寓；明窗淨几；獨坐沈思。追憶既往；卜問將來；又感激路伊生前之盛德。室小如斗；而鋼琴觸手；頗有物是人非之感。故友之聲音笑貌，如在目前；未婚夫伴棺送葬之悲景，亦如在目前。蓄奔氏之哀樂，着手成聲；始也冥遠如夕鐘；繼也沈重如戰鼓；卒也憤激如癡狂號跳。闔舉揮指，愴懷良朋；又自念前程；不禁悲從中來；淚如雨下。以自身福命與路伊較，不逮遠甚；蓋路孀生前，尙有人敬之；已領略人生之情愛；此後亦尙有人念之；而興華則始終未曾見愛於一人。茫茫宇宙，只留此無生氣之軀殼而已。

瞻顧四壁，一桌一牀一琴一箱外，無他長物。路讓溫柔之態度，縈繞於懷；同學師弟之情誼，亦縈繞於懷；法國許人飽學之宏量，視解衣推食爲尤可感。

翌晨爲起程回國之期。此後之身世如何；託命於何方；營生於何事；伏枕思量，反覆不能成寐。整衣起坐；推窗遠眺；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明星似能解語；圓月似屬知心。名賢祠邦旦翁者，法國之大建築也；武功文治；科學美術；凡有大勳勞於社會者。千古享祀；與天地同休。圓柱方牆；有戴高履厚之雄象；金頂銅甍，大空臨之以爲冠；萬星環之以爲帶；斯真不媿爲聖廟聖墓；視中國稱功狗及亂臣賊子爲名賢者，其榮辱爲何如耶。

李達仁在生之日，與山僧爲友，除參禪外，常誦古人詩歌以自娛；平時常擇得意者，抄寄於其愛女；光裕藏此手蹟，如無價之寶。歸途中由行篋取出習誦：

柳宗元語：

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沈。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

戴復古語：

深入千崖路。多逢百歲人。繁華凋性命。寂寞可全真。

方岳語：

曩昔行藏已熟籌。最爲上策是無求。看人面孔有何好。如此頭顱什麼休。

龔雲林語：

每把戲言多取笑。常合樂意莫生嗔。炎涼變詐都休問。任我逍遙過百春。

放翁語：

得福常廉禍自輕。坦然無愧亦無驚。平生祕訣今相付。但向君心可處行。
志士山栖恨不深。人知已是負初心。不須更說嚴光輩。直是巢由錯到今。
散樸澆淳萬事新。腐儒空有淚沾巾。唐虞不是終難致。自欠臯夔一輩人。
我生學語卽耽書。萬卷縱橫眼欲枯。莫道終身作魚蠹。邇來書外有工夫。

我是天公度外人。看山看水自由身。蘚崖直上飛雙屐。雲洞前頭岸幅巾。萬里欲呼牛渚月。
一生不受庾公塵。非無好客堪招喚。獨往飄然更覺真。

平生涉世似虛舟。不著胸中一點愁。已用浮雲看富貴。肯緣華屋歎山邱。戴溪寒釀千峯雪。嚴瀨聲酣七里秋。好景人間隨處有。未埋白骨且閒遊。

月昏當戶樹突兀。惡風滿天雲往來。太阿匣藏不見用。孤憤詩成空自哀。吾輩赤心本貫日。昔人白骨竟生苔。榮河溫洛不可見。青海玉關安在哉。

利名爭奪兩皆非。生世寧殊露易晞。老冉冉來誰獨免。塚壘壘處會同歸。聽歌莫惜終三疊。縱獵何妨更一圍。醉臥日高呼不醒。笑人霜曉束朝衣。

自許山翁懶是真。紛紛外物豈關身。花如解笑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淨掃明窗憑素几。閒穿密竹岸烏巾。殘年自有青天管。便是無錐也未貧。

水雲深處小茅茨。雷動空腸慣忍飢。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爲詩。生逢昭代雖虛過。死見先親幸有辭。八十到頭終強項。欲將衣鉢付吾兒。

習氣深知更掃除。時時褊忿獨何歎。呼童不應自生火。待飯未來還讀書。世態詎堪閒處看。俗人自與我曹疎。作詩未必能傳後。要是幽懷得小墟。

靈府寧容一物侵。此身只合老山林。何由挽得銀河水。洗淨羣生忿忿心。
澆書滿泥浮蛆甕。攤飯橫眠夢蝶牀。莫笑山翁見機晚。也勝朝市一生忙。

抱甕窮園叟。還山老布衣。死邊常得活。鬧處偶容歸。釣恐魚吞餌。棋憂客墮機。此心君會否。
洗盡百年非。

用短定非癡。愛閒真復奇。飯香貧始覺。睡味老偏知。畦地閑栽藥。留賓靜對棋。餘年猶有幾。
捨此欲何之。

壯歲志天下。崎嶇無一施。高談對鄰父。樸學付癡兒。補欄憐雞冷。分糧憫雀飢。吾生忽至此。
惆悵鏡中絲。

北斗垂欲盡。明河淡不流。低徊半枕夢。蕭瑟一窗秋。老益尊儒術。閒仍爲國憂。孰云生死大。
卻已付悠悠。

陶淵明語

大鈞無私力。萬物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同。

安得不相與。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

太白語：

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畏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須獨多慮。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流落成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螢飛百草。日月終銷燬。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見此樹老。金丹寧誤俗。味者難請討。爾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飲酒入玉壺。藏身以爲寶。

生者爲過客。死者爲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月兔空搗藥。扶桑已成薪。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前後更歎息。浮榮何足珍。

樂天語：

嘉肴與旨酒。信是腐腸膏。黷聲與麗色。真爲伐性刀。筋骸本無實。一束芭蕉草。

眷屬偶相依。一夕同栖鳥。去何有願戀。住亦無憂惱。生死尙復然。其餘安足道。是故終老心。冥然合玄造。

我年過半百。氣衰神不全。已垂兩鬢絲。難補三丹田。但減葷血味。稍結清淨緣。脫巾且修養。聊以終天年。

爇擁紅爐火。閒搔白髮頭。百年慵裏過。萬事醉中休。有室同摩詰。無兒比鄧攸。莫論身在日。身後亦無憂。

母別子。子別母。白日無光哭聲苦。關西驃騎大將軍。去年破虜新策勳。勅賜金錢二百萬。洛陽無限紅樓女。但願將軍重立功。陽迎得如花人。新人迎來舊人棄。掌上蓮花眼中刺。迎新棄舊未足悲。悲在君家留兩兒。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啼行哭牽人衣。以汝夫婦新嫌婉。使我母子生別離。不如林中鳥與鵲。母不失雛雄伴雌。應似園中桃李樹。花落隨風子住枝。新人新人聽我話。洛陽無限紅樓女。但願將軍重立功。更有新人勝於汝。

此二孩均藉此藥治愈

蚌埠巨商深感嬰孩自己藥片之功力

安徽蚌埠旅業公會董事向縉華先生係該處紳商也其來函云鄙人深信嬰孩自己藥片為小兒各症之靈藥因此藥片治愈鄙人二孩也長子美英分婉之後因胎熱甚重以致大便不通昏睡不醒值此月內之嬰兒即名醫亦礙難診治鄙人投以嬰孩自己藥片後大便通達熱退病除哭聲隆洪嗣後常以此藥片調養不獨安然無恙且發育甚強壯矣次



孩珍重衛生起見認明只有韋廉士醫生藥局一家所出之嬰孩自己藥片近有奸商仿造影射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者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造確係美國貨

告大警 亦效獲 調治片 藥此仍 痛此仍 患此仍 英此仍 子此仍 不此仍 除此仍 飲此仍 不此仍 獨此仍 安此仍 然此仍 無此仍 恙此仍 且此仍 發此仍 育此仍 甚此仍 強此仍 壯此仍 矣此仍 次此仍

嬰孩自己藥片

余之藥

知療需 大警 告大 嬰孩自己藥片近有奸商仿造影射 漁利者請為堅拒閣下為自己之小 出之嬰孩自己藥片近有奸商仿造影射 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



審音度曲之導師

集成曲譜

全書三十二册

連史紙二十八元 毛邊紙二十二元

王君君九劉君鳳叔研究崑曲久有心得是編選劇四百餘齣凡分四集小眼寶白一詳載鑼段笛色無不註明古裏俞粟廬先生序稱其考訂音律校正文辭寶白完全排場明晰便於梨園搬演雅俗兼宜許爲曲譜空前之作

元曲選

全書四十八册

連史紙十六元 賽連紙十二元

詞曲爲金元兩代絕作傳於今者以明臧晉叔元曲選爲大觀傳本絕少原書非百餘金不能得本館藏初印有圖本每回少則二幅多至四幅情態逼真今據以影印當爲愛古家所驚賞

中樂尋源

童 斐編 一册八角

書分上下編上編溯述國樂源流兼論國樂原理下編選錄簡短雋雅之歌譜所言大都參證西洋樂理敘述明白極便自修教授國樂採作課本尤屬適宜

度曲須知

全書四册八角

此爲穆藕初先生家藏珍本近年先生聯合同志提倡昆曲蘇杭京漢各地皆有風發雲湧之勢茲承先生將是書付敝館影印行世公諸同好海內騷人得此以爲審音顧曲之助庶幾考訂古律不至消亡也已

宋元戲曲史

一册六角

戲曲爲社會之寫真惟向無專門記載其散見於舊籍者又苦漫漶難稽莫實考鏡本書爲海甯王國維先生所輯凡十六章自上古至五代一章宋四章金一章元六章雜論四章所論皆依據史乘文籍爬梳抉剔窮源竟委準古證今足資參考

顧曲塵談

吳 梅編 二册六角

是書論南北詞曲之分別按宮配調之規矩平仄陰陽之差異等極爲詳明足資研習昆曲者入門之助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章簡稿投

載轉許不

中華民國六年四月廿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小說世界社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寄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書坊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二 投寄之稿望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三 將原稿附寄原原本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四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署名何處
 五 投寄之稿在五千元以下者用則函覆不用概不退還惟長篇在五千元以上者如不登載得因豫先聲明附寄郵資還原稿
 六 選登之稿酌致薄酬如下
 (甲)現金 (乙)書券 (丙)本雜誌
 七 酬報之類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一并聲明
 八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所有
 九 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 投寄之稿本館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所轉小說世界社收

表目價告廣

表價定

每週一册 全年十五册

零售每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時 期 一 冊 數 國 內 一 國 外

定價	
全 年	五 十 三 元
半 年	二 十 五 元
時 期	一 元 五 角
時 期	二 元 三 角
時 期	四 元 六 角

新報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等 第 一 等 地 位 全 面 九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特 等 底 封 面 六 十 元

優 等 封 面 之 內 面 及 對 面 正 文 背 面 之 內 面 四 十 八 元 二 十 八 元

上 等 正 文 前 中 四 十 元 二 十 四 元 十 四 元

普 通 正 文 後 中 二 十 八 元 十 六 元 十 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影印價目另議 繪圖 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 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注 意

定閱諸君如有遷移來信屬改地址或因其他詢問之事務必將定單號數定月姓名在何處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錄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國際政治要籍

商務印書館出版

國際關係叢書

鍾建國譯

一冊九角

原書係彙集英國政治家 James Bryce 游美時之講演稿八篇而成其主旨在消弭戕害和平的危機以謀國際友誼的增進識見通文章爾雅出版未久風行全世譯筆復能循切原意慎重出之

國際聯盟及其趨勢

吳品今著

二冊一元

分通論分論兩篇通論述戰前國際形勢及國際聯盟成立之經過分論詳析國際聯盟之組織及附帶問題

華會見聞錄

賈士毅編

一冊一元

賈先生於前年奉命赴美列席華盛頓會議充專門委員留居四月因就所見聞輯為是書共分十章自華會開幕至結局作有系統之記載關於限制軍備問題太平洋問題遠東問題叙述尤詳

對華門戶開放主義陶彙著

一冊二角

此書係各國對華門戶開放主義之歷史之研究分章討論門戶開放主義之起源發達及其內容舉凡各國在華之利權競爭中外交涉之條約文件均有叙述

近時國際政治小史周鯉生著

一冊二角

華盛頓會議

黃惟志著

一冊一角

國際聯盟概況

鄒毓秀編譯 硬布面二八〇頁 定價二元

本書就國際聯盟會發行之書報編譯而成該項書報歐美日本皆以其本國文字譯述傳達我國尙付闕如編者以聯盟會中高梅君 (Mr. Comert) 之懇懇因將聯盟會中年來之成績撮要編譯以爲國人研究國際問題者之參考全書分下列七編內國際法庭一編爲該法庭法官王亮嘯博士親自撰述尤見翔確編首所附精圖十餘幅亦頗有價值

- (一) 國際聯盟會之法規與組織
- (二) 國際聯盟會財政之管理
- (三) 國際法庭
- (四) 國際聯盟與裁減軍備
- (五) 聯盟對於奧國財政之改造
- (六) 國際聯盟與交通問題
- (七) 聯盟會之衛生組織